

陈英杰在户外写生



走出“知道该怎么画”的状态

正值盛夏，上海西岸江边，龙美术馆灰蒙蒙的工业风格建筑里，陈英杰在自己的个展快闭幕前，一个人坐在展厅慢慢看自己的作品，感觉到“一个阶段结束了”。“这个阶段差不多从疫情前开始，持续到现在，大概有四年多时间。过去几年，我的创作大多是围绕自然，尤其是高海拔的雪山。我会带着材料到不同的山脉写生，像是进入了一种更自由、更原始的创作状态。”

自然之力

在这个阶段，陈英杰创作了《自然重力》系列，并非苦思冥想而得来的灵感，而是随

着天地间的感悟应运而生。疫情让他开始思考和幻想关于地球失去重力、关于人的身体与自然的脉络、关于细菌的繁殖与延伸。

标题“直觉的游戏”暗示着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共振。作品不再局限于白墙上的常规陈列，而是如同生命般从第二展厅的画布上流淌而出，蔓延至地面，再攀上墙壁，仿佛要打破空间的束缚，将整个展厅变为他内心的延伸。这种布局不仅让人感受到他在工作室中的自由创作状态，也传递出他在户外和街头的那种无拘无束的表达欲望。陈英杰试图通过这种充满生命力的展示方式，打破传统的观赏模式，引导观者以全新的眼光与心态，去感受他作品中的每一笔动感。

之所以是山脉和自然，一方面是因为疫情期间无法出国，很多海外项目停摆了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山脉一直是陈英杰想去的地方。“看到梅里雪山的照片时，我就有一种冲动，必须亲自去体验、去画它。去了之后，就一发不可收拾了，来来回回去了很多次。”

在户外创作时，天气是不可控的，但这种不可控也成了陈英杰的灵感来源。“我记得有一次在白马雪山，前几天都在下雨，我心里很挣扎，但还是开车到垭口。天气非常糟糕，但我决定接受这些不确定性，把它们带入创作。最终，在下雪的情况下，我画了一幅让我非常满意的作品。”天气的变化，让陈英杰意识到他无法控制所有的东西，但可以借“天时”来完成创作。

一次在写生珠穆朗玛峰的过程中，陈英杰遇到了瞬息万变的天气。他刚把画具铺开，一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席卷了现场，将所有的物品吹散。面对这样的突发情况，他不得不将散落的物品一一捡回，重新开始创作。尽管天气恶劣，他坚持一直画到日落，将云雾、风雨与山脉的变化逐层叠加在画布上。天气虽然阻挡了珠穆朗玛峰的全貌，但正是这种变化使画作充满了独特的魅力。陈英杰认为，这幅画不仅仅是一幅作品，更像是他在这段特殊经历中的记录。他感受到，这次创作给了他强大的能量，很多在创作过程中自然解开的东西让他联想到生死，但最重要的还是他所体验到的当下那种强烈的力量感。

但他认为自己的创作与大自然的关系既不是顺从，也不是对抗。“我更像是在与自然互动，比如风吹动我的画布时，我会让它参与进来，改变画面的效果。这种互动让我感觉创作过程更有机、更生动。”

直觉与韵律

“小时候我就喜欢画水墨，但那时候并没有系统地训练，而是凭直觉去感受墨和纸的关系。后来青春期接触到街头艺术，开始用喷漆创作，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。但我发现，它们之间其实是可以兼容的。我拿起喷漆时，会觉得自己是在拿毛笔作画，这种感觉来自于中国书法和水墨的‘精气神’。”

身体对于陈英杰而言，是非常重要的创作媒介。在书法和中国画里，线条的表现不仅仅是手腕的动作，而是全身的投入。他的喷漆创作也是如此，身体的动作影响着画面效果，这是一种非常直观的创作体验。

陈英杰的创作常常是爆发性的。“有时爆发就像短跑，瞬间冲到终点，一气呵成；

有时则像长跑，需要慢慢积累能量再释放。音乐和环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尤其是音乐，它能够调动我的情绪，让我进入一种自然流淌的创作状态。比如，我有时会在一首歌的时间里完成一幅作品，整个过程非常连贯。”

有时候陈英杰伴随着音乐画画，可能画的时候很少去暂停下来，一画就画一天；也有些现场创作，需要在十几分钟或者20分钟一首歌结束的时候把一张作品给完成，所以他的整个动作连贯，拿着工具的重量、整个身体的移动是非常高频的，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颇具爆发力的挑战。在他的作品中，无论是高山、河流，还是现代都市的墙面、街道，都是他探索和表达的载体。通过这些载体，他将国画的精髓与涂鸦的自由融为一体，呈现一个独一无二、只属于他的世界。

音乐对陈英杰的创作影响也很大：他几乎每次进工作室都会先放音乐。“最近，我特别喜欢听一些能够影响神经的音乐，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让我进入更深的创作状态。”

著名抽象画家康定斯基也很喜欢从音乐中汲取绘画作品的创作灵感。1911年1月，身处俄罗斯的康定斯基参加了勋伯格的音乐会，自此以后，他就从第二天开始创作后来成为他最精美作品之一的《Impression III (Konzert)》，这批作品是关于色彩的解放以及它与声音的呼应的，一锤定音的宣言。其黄色的波浪采用了联觉表现手法在纸面上再现声学现象。

就好像看一滴水滴到湖面上面，它会泛起一些涟漪，这些也是频率。然后无数个雨滴它打到湖面上面，它有形成不同的涟漪，这些也是频率，对于陈英杰来说，听音乐让他找到一个所有频率的规律，然后这些频率的规律会引导他在创作的时候怎么去找到自

己的节奏，他就跟着音乐去把这个节奏画面化。“其实我只是让雨滴打到我的湖面上面，泛起的这些涟漪，也就是我所绘画的‘形’逐渐形成绘画的一个过程。”

“只是说把我所锻炼的技法，我画的技法，然后我要表达的东西，那个是另外一个东西，但是我我觉得我自己的整个创作的转换，我的美除了身体是媒介，颜料工具是媒介，音乐是很无形的一个媒介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”

打破瓶颈的愿景

目前，他觉得自己的创作陷入了某种直线状态——也不能说是瓶颈——但是一种稳定的状态，他在努力打破。“这种状态不能说是固化，但的确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状态。拿起喷漆或画笔时，我知道自己该怎么画，这对我来说既是好事也是坏事。我希望接下来能有新的变化、新的主题，或者在精神层面传递出新的东西。”

在下一个阶段，陈英杰不满足于具象地呈现自己的思考，而是想要更多、更新鲜的事物进入他的精神世界。艺术家最难突破的瓶颈往往不是技术，而是心灵的羁绊；艺术家的挑战不仅仅在于外部环境的压力，还有自我内心的冲突与挣扎。但在那之前，他有自己的休息周期。灵感来了，他可能还是会忍不住去画画。不过大体上，陈英杰的每次创作都会经过类似的周期：到外面走走，回来后在工作室沉淀，再进入下一个创作阶段。

“因为刚忙完在龙美术馆的展览，心里有很多东西需要清空。我见了些朋友，筹备新创作，也想吸收一些新的灵感。所以每次做完一个阶段的展览，我都会花点时间独处，回归生活，重新积蓄能量。这种清空的过程

对我来说特别重要。我的创作是爆发式的，完成一个阶段后，我需要一个缓冲期，不带目的地去思考或创作，通过这种‘物理移动’来重新激发灵感。”

陈英杰分享了他最近会在工作室听的歌曲给我们——歌曲里有一种特别清明的状态：就像佛家说的“心无挂碍”，就像基督教意义上的“inner peace”，也许它不具名，但它清清楚楚地存在着。这也是艺术家内在想要求索的事物：从佛山的祠堂，到新加坡海滨一隅，到梅里的雪山、西藏的公路，陈英杰是在流动着的、爆发着的，但也是内在悄然流淌着的。

“我现在的的确在思考如何走出一种‘我知道该怎么画’的状态。以前的创作带有很多技术性的思考，而我现在希望能更自然地让作品流淌出来。接下来可能还会继续户外写生，但目前的计划是去非洲画野生动物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系列。”



创作中的陈英杰



陈英杰作品《香格里拉》系列